

二〇〇五年六月四日

受信者：朱韜樞弟兄
Brother Titus
3186 Warren Rd.
Cleveland, Ohio 44111

寫信者：主恢復中的同工於信尾簽署者，其中多數參加了二〇〇五年四月九至十一日所舉行的國際長老及負責弟兄訓練之前，於四月四至七日在加州安那翰的相調交通。

親愛的朱弟兄：

我們願與你有這次沉重的交通；這交通是出於一班經常為著主在地上祂的恢復，在一起的同工中間多次交通的結果，特別是出於我們今年四月最近交通的結果。如你所知，李弟兄相信並渴望，在受他職事所成全的同工中間這樣相調的交通，能成為一條路，使主的恢復繼續往前，完成倪柝聲和他所領受的異象，並實際的作出他們的職事，就是將基督的豐富分賜到神所揀選的人裡，以建造基督的身體，彰顯於許多地方召會，並且首先藉著得勝者，然後藉著所有的聖徒，終極完成於新耶路撒冷，作神與人相互的居所、婚配與調和，直到永遠。這個榮耀而重大的使命，在我們中間已經經過了七十多年特別的歷史。藉著這樣一段歷史，李弟兄知道並且勸告我們，在主恢復的職事和工作中的同工，絕對需要有相調，眾召會同眾聖徒也需要相調，目的是為著主在地上獨一恢復之見證的一和純淨。這封信是今天眾同工一同有分，主職事和工作範圍裡的交通。雖然眾召會和眾聖徒都受到我們工作的影響，但我們當前所關切的只在於職事、工作和工人。

在過去幾年，主恢復裡同工中間多次經常的交通中，特別在二〇〇五年四月國際的同工交通中，我們都沒有見到你。在那次交通中，討論了許多非常重要的問題，代表全地大部分地區的四十多位弟兄，有了廣泛而非常坦白的交通。雖然你不在場，我們很感謝 Bill Barker 和 Paul Neider 兩位弟兄參加了那些聚會。他們也對所討論的問題，題出他們的看法，我們相信，他們已把那次交通的主要內容交通給你。然而，那幾天的交通既是極其有力而清楚，我們覺得不得不在那次交通之後，再有這次更進一步的交通，因為你的職事和出版物是那次討論的主題之一。我們盼望這封信能解決過去幾年裡一些使主恢復為難的問題，並給我們眾人清楚的看見，為著將來在主恢復裡一同的往前，我們該採取甚麼步驟。

你可能知道，我們三天聚在一起，與同工們所討論的兩個主題是：（一）我們一起讀了一些李弟兄交通的話，說到主恢復中一個工作的眾區域，（二）我們讀了並交通到一份聲明的草稿，說到按照倪柝聲和李常受二人的榜樣和教導，而有主恢復中一個出版的工作。我們所讀的職事材料，結果引發大部分同工很多感人心腑的交通，大多是關於他們對今日主恢復中，由於不同工作所引起，特別是由於不同出版所引起許多為難的光景，以及所感到的挫折。朱弟兄，這個交通主要是說到你的工作，並說到在巴西唐弟兄的工作。從我們所讀並交通的，我們作出一份關於一個出版工作的聲明，反映我們的倪柝聲、李常受二位弟兄在這事上的教導和實行。我們所起草的聲明，也複印並送交一些缺席的弟兄們，大多數弟兄都有評論回應。我們當時並未對這樣的聲明作出最終的定案，部分是因為那些對李弟兄在這事上的教導和實行，曾表示不同意的弟兄們並不在那些聚

會中。然而，從所有的交通裡，很清楚的看見，絕大多數的弟兄們並不願意偏離倪弟兄和李弟兄對主恢復裡一個出版的工作這件事的教導和實行。因此，更進一步團體交通的需要，已微乎其微。在這事上基本的攔阻，是少數同工對我們中間所表達的共同感覺，有不同的想法。事實上，出席的同工們覺得，我們需要和一些缺席的弟兄們有交通，他們纔是問題真正的中心。特別是 Bill Barker 很強的堅持他的感覺，認為我們不該把這事標明為『美國中西部的問題』，因為所表現出來真正的問題是你和唐弟兄的出版。我們相信，一份最後定案的聲明會在最近的將來完成，重申李弟兄對於受限制只有一個出版工作這件事，極其清楚的觀點。現今的問題是如何幫助不同心的同工們，這些同工在主今日的恢復裡，產生了第二和第三種的說話。

我們必須再次強調，同工們中間有很強的見證，說到眾召會中，以及各大洲主恢復的工作中，由於我們中間多種的出版所帶進的混亂，難處一直在增多。許多弟兄對這種光景同有強烈不滿的感覺，並且急切要看見有所解決。自從李弟兄離開我們之後，同工們的交通從未如此坦誠，並滿了感覺。如你所知，許多同工想要把多種出版所帶進的不同，減到最小程度，也曾努力平息一些地方上的難處。但這種處理方式根本是行不通的，因為內在的難處乃是自從李弟兄離世以後，有另一種的說話和出版存在著並被使用，與主恢復中一般的職事相爭競。你可能反對『爭競』這樣的辭，但那正是聖徒們所感覺和嘗到的。朱弟兄，你的職事傳達了不同的重點，結果叫人對主恢復中其他人所採用李弟兄的職事，也就是一般的職事，起了戒心，有時甚至是直截了當的加以禁止。我們承認，有許多真正的地方召會和親愛的聖徒，多年來在你的照顧之下。我們知道同工們和眾聖徒都敬愛並尊重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這是無可否認的。但不幸的是，你的職事產生了一種味道和氣氛，是許許多多聖徒無法同意的，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因此，你越出版，就越產生難處。這些難處在全地不斷繁衍。有人認為這些難處是出於謠言，或來自特會和訓練講臺所說的話。然而，這樣說乃是貶低了聖徒裡面內在生命的感覺，和屬靈的辨識。也有人表達一種感覺，認為有人圖謀反对你。我們盼望你不會有那樣的感覺，並能越過這些不合理的解釋和個人的敏感，而思考所存在真正的分歧，以及這些分歧所造成的難處。

我們都承認，李弟兄的職事乃是時代的職事。因此，我們也都該承認並跟從李弟兄所主張的，就是在他離世後，同工們實行相調在一起，作為施行主恢復中職事的路。我們走這條路，就能用同一相調的聲調說話，來推廣主團體交託給我們的職事。相調同工們的交通，也讓我們進入主的心思，知道主工作的方向，以促進祂在全地惟一恢復的惟一見證。靠主的憐憫，這條相調的路一直在施行，藉著豐富的重新講說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而供應眾聖徒，並且針對主恢復當前的情形，而有合式的著重和應用。那些接受主恢復中當前說話的，他們都見證所說的這些話，與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有相同的重點、味道和膏油的塗抹。此外，相調同工們的交通，在這已過的八年，把主恢復中的召會在一裡帶往前，並且使地上許多地區的召會、聖徒和同工們中間有相調的交通。

朱弟兄，我們應當坦誠的重溫我們的歷史，來看當前的危機是如何產生的。如你所曾聽見並知道的，當李弟兄仍在我們中間時，他已知道有一些不一致的看法和不同的工作，這些乃是種子，演變成今日叫我們為難的事。他以嚴厲而清楚的話語，對許多弟兄，包括你和唐弟兄在內，表達了他對這些不一致看法和不同工作的不悅。另一面，他容忍了你在主恢復中的工作，偶而也對你所作的工表示欣賞。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當李弟兄還在這裡時，你們弟兄們在發表你們不同的看法上還不是那麼大膽。李弟兄晚年，

曾嘗試邀請一些與你接近的年輕同工，使他們更直接的在他的職事之下，並使他們能與南加州一些直接受他成全的同工們相調。他也邀請你來與這些同工們相調；然而，李弟兄從未邀請你講道，或在他工作的任何一面帶頭。他只要你與別的弟兄們相調。這個舉動，以及他直接而重要的談話，給那些在他晚年受他成全的同工們留下了很強的印象。我們相信你明白，這乃是他愛心的照顧，不僅是為你，也是為那些與你有關的人。李弟兄真的盼望，這樣的相調會消除我們中間的不同。一些弟兄曾與你面對面談到這事，卻沒有說到更多的細節；但你知道，你若選擇要爭論這些事實，那麼在這事上還有更多的細節可以說的。

李弟兄離世以後，所有的同工很強的重新肯定，他們渴望緊緊跟隨李弟兄的職事，走相調的路，並且持守李弟兄臨終遺贈給主恢復的七次節期。因此，關於主恢復中的教導，我們決定盡可能的重新講說倪弟兄和李弟兄的職事。關於主恢復中領導的實行，一班相調的弟兄們，極其敞開的包容世界各地的弟兄們。因為你和與你事奉有關的人，表示願意有分於其中，所以你也受到歡迎。在李弟兄成全之下的弟兄，當然知道在李弟兄還活著時就已存在的難處。但這些同工中間，有許多人作了慎重的決定，想要把那些情形調到身體裡，盼望那些弟兄們和他們的情形，會為著主的恢復得著醫治和保守。相調的努力，不僅包括一年七次的節期，也有其他多次的交通，包括少數同工們在倫敦、克里夫蘭、加州和鳳凰城的交通。朱弟兄，你的許多同工甚至受邀，分擔到海外盡職。眾召會全體也曾在芝加哥和克里夫蘭召開一些每年的節期和特會。你自己也曾被接納為一些七次節期裡相調的講道者之一。在聽了你所講的，並考慮李弟兄在已過所說厲害的話，以及他所立的榜樣，許多同工沒有平安讓你代表李弟兄的職事說話。此外，你更進一步又說了許多話，其中你說到那一班相調的同工是『羅馬』，也曾把去安那翰比作回教徒去『麥加』朝聖的儀式。

朱弟兄，你參加了許多次與相調弟兄們的交通，但似乎你缺席的次數更多。我們努力要藉相調除去不同，至終在二〇〇三年二月，在鳳凰城有了一次多日的交通。那次的交通顯示，在我們中間仍有極深的分歧；這不僅在於出版的事，也在於一些基本的事，就如我們所說的一和職事到底是甚麼意思。然而，所有參加的人都簽了一份聲明，反映出我們所能同意的最大程度。雖然那個聲明沒有摸著許多嚴重的問題，但的確包含了一個原則：『我們承認倪柝聲和李常受在主裡是我們屬靈的父親，他們的職事構成了主今日恢復中教導和領導的基礎。』在鳳凰城那次聚集之後，那份我們簽署的聲明被誤用來暗示許多未曾說過的話。它被用來暗示，相調弟兄們同意你的工作，特別是你在中國的工作。此外，在面對倪弟兄和李弟兄關於一個出版工作清楚的『教導和領導』前，你繼續你的出版的工作，這顯示你最多也不過是選擇性的跟從他們的教導和領導。這兩個事實使許多同工感到非常沮喪，不願更進一步有這樣的努力；另外有一些同工，根本不高興少數幾位同工採取了那一步。

朱弟兄，在這過去八年，即使我們一直想要與你相調，但別的同工對於你的說話和你所作的，知道得很少。你繼續你自己的工，大體上顯然不受我們要相調的努力的影響。多年來你知道李弟兄和我們對多種出版成了主恢復的職事中的眾多號聲，有怎樣的感覺。然而，你卻加速了發行你自己的出版物。我們很震驚的發現，二〇〇〇年以來，你至少出版了十本英文書籍。除了這些書之外，還有冠上你名字的三百多篇文章，登在『交通』這份雜誌上，以及在克里夫蘭召會的網站上。這一切的寫作，全世界都可取得，甚至在某些地方，藉著基本定戶推銷這些書。當相調弟兄們持守他們的諾言，只重

新講說李弟兄的職事，你卻一直在加增出版你自己的著作。這豈不是極其明顯的一種與相調弟兄們所實行，使眾召會得益處的一般職事相爭競的職事麼？在以下所論你的出版物內容的問題之外，我們還要說，我們根本不承認你的工作代表主今日恢復中相調的同工們。

我們努力要更多與你和你的同工相調，但相反的，我們看見你那一面前來有分於這個過程的努力，日漸減少。朱弟兄，你必須看見，一個像你這樣身分和成就的同工，爲了主恢復中眾召會的緣故，你必須特別留意帶領那些在你照顧下的人進入相調新的範圍。惟有你樹立不搖動的榜樣，並領導聖徒進入與主恢復的其餘部分有實際的一，纔能對那些歷來在你特別照顧下的人，有這樣醫治和聯結的果效。我們中間已過一次風波之後，有人問李弟兄說，牽涉在那次風波裡有恩賜的弟兄們以及他們所作的工，如何纔能蒙保守。李弟兄回答說，惟一的路乃是那些有恩賜的弟兄們聯於李弟兄的工作，而沒有特別的區域或任務，只是照著派定，爲著職事作工，就如他跟隨倪柝聲時所行的。在我們當前的情形，那個意思是說，你自己和那些忠於你的同工，要聯於相調的同工們，而在他們的交通和配搭的監督下，繼續你從前的工作。你沒有這樣作，反而與你自己的同工繼續建立你自己的工作。這已經發展到一個程度，在你職事下的召會，如今在非洲有了他們自己的移民、工作和出現，並且你特殊的影響，已經散佈到其他大洲。無可否認的，在你照顧下的一些地區中，有很多聖徒愛倪柝聲和李常受的職事，也喜愛與其他召會有交通。有很多人確實來參加一年兩次的訓練和其他的節期。但我們很擔心，因爲你和你的同工仍然在建立一個雖然與職事有關聯，卻是特殊的見證。你曾說，你的同工沒有胃口採取與別的同工相調的路。你說到『羅馬』和『麥加』，而不改變你已往的說話和實行，只會給你的同工一種影響，就是離開相調的路。

比你英文出版更嚴重的，是你對華語世界的說話與出版。到目前爲止我們知道，你用華文發表的，至少有十六本書，和二百多其他出版物。朱弟兄，你在中國大陸所開始並推動的工作，完全脫離了李弟兄所給我們的任何交通和原則，也沒有和全世界主恢復其他部分帶領的相調弟兄們有任何的交通。你在中國有一個爭競的職事，在倪弟兄和李弟兄多年勞苦之地，在倪弟兄殉道之地，造成了混亂和派別。你怎能這麼作？但你畢竟多年這麼作了，而同時又一再來與相調的弟兄們坐在一起，給人看見一個樣子，以爲我們知道並認同你的工作。我們從來沒有認同過。在臺灣的眾召會現在棄絕了你的出版物，但在中國，仍然因有兩個職事而混淆。我們不了解的是，任何弟兄怎能不經交通，就擅自在中國那樣複雜而難以處理的光景裡，想要影響主的行動。交通的意思是停下你的工作，而受別人的限制。你從未這樣作。

這個簡單的歷史，說明了自從我們的李弟兄離世以後，在主恢復裡的氣氛和活動中所發生的變化。今天我們深深的後悔，我們任憑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

朱弟兄，我們也請求你重新檢查你所要出版的內容。李弟兄不同意並且反對弟兄們一種的寫作，就是重複他的職事，卻同時加上自己的色彩和味道。這樣評論你的寫作，可說是相當寬容的。我們覺得你的出版物並沒有加強主恢復中一般的、構得上時代的職事。你的寫作反而有一種傾向，對主職事中一些真理給與你自己的版本。舉例而言，李弟兄有大量著作論到神聖的水流這題目，但你出版了一本書，名爲『神聖水流的實際』。你難道不同意，神聖水流的『實際』早已在李常受的著作中充分的說明並啓示出來了麼？你那本冠有那個書名的書，開頭就警告說，『流』這個字已經被一些人誤用來

控制聖徒，正如共產黨在中國用『人民』這個辭，來控制受他們統治的國家。你是把誰來和中國共產黨政府作比較？你只不過是在誹謗主恢復中與你同工的人。此外，這種寫作，在未有學習的人心中，撒下了懷疑和懼怕的種子。當他們讀到或聽到三一神奇妙的流，他們會想到有人可能有動機，想要控制他們。難道這會建造召會，建造主身體的一麼？你的書中一再的有這種主旨，要解救無辜的人脫離主恢復中的這種『危險』。

在『神聖水流的實際』這本書裡，你警告說，有一些帶頭人在控制聖徒；在同一本書第九頁，你暗示聖徒應當『很敞開的接受』一種想法，就是主在祂回來以前，可能興起另一位像李常受的人作主的出口，『好供應更多的豐富，更多的亮光，更多的鼓勵，而提高生命的流，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是我們目前為止所未曾經歷的。』一面，你暗示說，主恢復中所有的人會歡迎你的想法，就是興起這樣一位出口。另一面，你從未題到一個事實，就是李常受為著主恢復的將來，採取了明確的步驟，在一些他所成全的同工中間，建立了相調這件事，作為憑藉，帶進『更多的豐富，更多的亮光，更多的鼓勵，而提高生命的流，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是我們目前為止所未曾經歷的。』因此，你暗示需要另一位像李常受作神的出口來拯救主的恢復，狡猾的否定了李弟兄所給我們的路。這種暗示，對那些在你職事下的人，顯然不是沒有影響的。最近，一位在匹茲堡召會的人傳了一份電子郵件給『親愛的相調弟兄們』，他在信中說，『我能見證，李常受弟兄和朱韜樞弟兄兩位都是時代的執事，也都屬於這一個職事。』我們與其他許多在主恢復中相調的弟兄們，絕不同意那位弟兄的話。

這不是一個單獨的事例。你的著作中處處可見一種主旨，說到主的恢復正處於危機之中，變得形式、老套、死沉，而你對當前的情形卻有救法，能幫助你的讀者進入屬靈事物的『實際』，別人只是紙上談兵而已。為這個主旨，你如今在『交通』這份雜誌上，以及在網路上(www.Clevelandonline.org，www.Chicagobiblesandbooks.com)刊登了『神聖奧祕範圍的實際』。但似乎很譏諷的是，你雖然用李常受的新辭彙，卻不採用這些能帶給聖徒真實拯救的新的定義。我們拒絕這種虛假暗藏的推論，以為緊緊跟隨職事會導致形式主義和死亡。我們覺得事實與此相反。『〔我們〕所學習、所確信的，要活在其中，因為知道〔我們〕是跟誰學的，』這是我們的安全和榮耀。朱弟兄，在我們看來，你的著作大部分似乎與講說『一樣的話』是相對的；反之，往往在論到一些數十年前已經教導過的事時，你把主恢復中通用的一些辭重新下定義。因此，你出版了一本書，名為『一與同心合意』，以及另外一本書（分為兩卷），名為『與職事是一，講說健康的話』。坦白的說，這些書用了主恢復的屬靈辭彙，卻加上了你自己對這些事的領會，說到在眾召會中間的同心合意，乃是在於接納聖徒，並且教導說，任何地方召會的領導，其最終責任乃是應付當地的需要。這乃是漠視並牴觸李弟兄所釋放，關於基督身體的一的話語和交通；李弟兄有那些交通，乃是由於一九八七年的那次背叛裡，有人過於強調召會地方的自治。在『一與同心合意』這書第九二至九三頁，你對啓示錄七個召會加以重新解釋，也與李弟兄的教導相牴觸，而引到你同樣的看法，就是稱義並推動眾地方召會彼此不同、彼此獨立。這樣的指引，使我們對基督身體的一的前途，就是藉著眾地方召會得了恢復的一所彰顯的，感到憂慮。關於你出版物中的一些問題，還有一些別的細節可以提出來，但那不是這封信的目的。現在已足敷清楚，我們覺得你的著作根本不能代表主恢復中的職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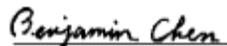
我們再回到這封信的目的；我們再次的說，在四月國際的同工交通中所表達的感覺，乃是我們中間有了多種的出版物，造成許多問題。我們不是質疑眾召會的正當性或同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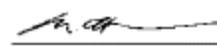
的誠信。朱弟兄，你是惟一能解決這問題的人，我們勸你採取必要的行動。爲了主恢復中的一，我們請求你停止所有語文的出版。或許你可以向一些年長的同工敞開，談談你的出版所帶來的難處。我們尤其盼望，你能帶領那些在你影響下的同工和聖徒回轉，與其他的召會和聖徒一同和平的追求李弟兄的職事，並且參加一年七次的節期。然後我們盼望，你能從你以前的獨立轉到真正致力於建立主恢復裡眾召會中間的一。我們真誠的盼望，你和你的同工有新的決志，藉著與主恢復中相調的同工、眾召會和聖徒的交通，而作出那個一。我們盼望你回到同工們的交通，下定決心與他們相調，並真實的受他們約束。朱弟兄，我們愛你，你是主內同作僕人的，藉著在主獨一恢復裡所得寶貴的產業，你與我們特別的綁在一起。我們向你的交通敞開，但求今天主恢復中主要的項目——我們一的見證，能得著真實的解決和復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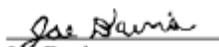
我們禱告主，願你的職事和事奉會有一個榮耀的結局。我們這些代表非洲、亞洲、大洋洲、歐洲和北美洲的弟兄們，盼望這個交通的結果，能給主一條新的路祝福祂的恢復。願主憐憫我們眾人，憐憫祂的恢復；這恢復對我們眾人是極其寶貴的。

在主恢復中你的弟兄們和同作僕人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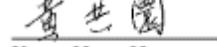

Francis Ball


Benjamin Chen


Minoru Chen


Joe Davis


Lin Hor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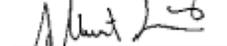

Kung-Huan Huang


Ron Kangas


Elton Karr


Joel Kennon


James Lee


Albert Li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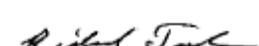

David Lutz


Ray MacNe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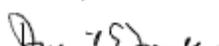

Ed Marks


Benson Phillips


Liu Suey


Dick Taylor


Ron Topsom


Dan Towle


Paul Wu


Andrew Yu